



提到这次“点亮苗厅”之旅，不得不先来说说贵州省紫云县苗厅的来头，它是现在发现的世界上容积第一的洞厅。
1985年被法国的探洞爱好者Jean Bottazzi发现，之后苗厅开始为外界所知。由发现者一起命名，这个洞穴的山顶有一个苗寨，这个苗寨很神奇，属于穴居族。苗厅最终以当时山顶上穴居的苗族而命名。

地心之旅，信任之光

还记得几年前的好莱坞大片《夺命深渊》吗？人类挑战极限，潜入地心之旅，常常伴随着各种考验，暴露了人性的弱点。而户外运动爱好者盈颖经历的一场地心之旅，终将留下最美好的人生经验，不但让探洞玩得更加极限，也让人性经历了一场纯净之旅。

■文 | 冷梅 ■图 | 李明松及团队

别有洞天

对户外运动爱好者盈颖来说，刚刚结束的“点亮苗厅”探洞之旅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地心之旅。它是难忘的“第一次”，点亮了苗厅，更点亮了自己心中一直不变的某些信念。她相信自己选择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人生，勇往直前，继续做自己。

在这之前，苗厅没有拍摄过很好的洞穴照片，于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中法探洞联盟策划了这场行动。这个由中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14人小分队，进行了一场以拍照为目的的探洞之旅。而盈颖带着女儿，作为团队一分子，参加了这次地心之旅。

探洞归来，盈颖最深刻的感受是这群探洞爱好者常常是以生命的全部热情去投身于他们的爱好。包括这次行动的主导法国摄影师JFF (Jean Francois Fabriol)，已经65岁。盈颖说，你看到他的样子，几乎完全不能想象。他看起来走路都有些颤颤悠悠，还有严重的帕金森症。“在大都市，这种患有帕金森症的老人，一定待在家里，定期服药。但是JFF完全不是，他从来不吃药，还一直参与洞穴摄影，算得上是业内大师。”

发现苗厅的整个过程，异常艰辛。在洞穴里面，脚下的路非常难走，常常碰到有两人高的大石头，表面很光滑，这样的石头成百上千，要不断地攀爬跳跃，这块与那块石头之间会有1-2米的距离，你必须跳跃过去。

那种艰辛在照片里完全想象不出。拍一张被点亮的洞穴照片，至少要让团队成员分成6个点，布局在这六个点位上释放光源拍照。一张完美的照片，通常经历了六七个小时的准备、布点、攀爬、等待、摆位而最终完成。确定方位的过程异常艰难，团队中的每个成员，两人一组，负重着闪光灯器材，奔赴攀爬不同的点位，然后闪光灯和JFF的相机相连，最终完成一张洞穴照片。有时，最高处和最低处定点的直线落差达100米。

为了照片中有物对比，看出洞穴大小，就会有人充当模特，站在石头上，一站可能就要接近一个小时。在整个洞穴，只有当灯亮起的时候，刹那有一个声音，其他时间，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不敢大声说话，以免耗氧量增大。声音的共振可能会造成山体塌方。

你会发现，这些洞穴经过了上亿年，它的墙体有很多大石头，很多地方的石头很松，有些摇摇欲坠。有一次，沿着墙壁攀爬，女儿走在盈颖的前面，攀爬的路线时高时低，盈颖脚下的石头一松动，上头很多石头滚下来，砸中女儿的小腿。

母女相携探洞

在这之前，盈颖也有探洞的经验，但是那种人工已经开发得很好的洞穴。苗厅是原始洞穴，四下乌漆墨黑，只能借助头灯的光亮照明，视野范围仅限头灯所及脚下五六十公分的距离。

女儿“小的笃”是此行团队年龄最小的成员，只有10岁。为何会选择带上10岁的女儿同往？让人颇为好奇。盈颖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时常带着她参加各种极限运动。盈颖是滑翔伞运动的铁杆爱好者，“小的笃”4岁就跟着她一起飞滑翔伞，当时应该是国内最小的参与滑翔伞运动的孩子。女儿还和妈妈一起飞过热气球、三角翼，这些跟飞行有关的运动，让她胆子练得非

常大。盈颖有个朋友，是目前蹦极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女儿时常央求这个朋友带她一起双人蹦极。

盈颖带着女儿探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毕竟不可能让女儿跟着自己去冒险。她说，“冒险精神可以有，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更希望她能非常安全地做一些有意义的户外体验。”在这之前，朋友已经去过几次苗厅，有一些经验，而他又恰恰是看着“小的笃”长大，对小姑娘的体能状况比较了解，知道她不会给大家造成负担。应该说，这是一次带着冒险精神却准备充分的地心之旅。



事实证明，女儿没有给整个团队造成负担。盈颖说，反而是自己很拖团队的后腿，攀岩经验不多，体力体能大受影响。女儿反而表现出色，“小的笃”有一些攀岩经验，探洞过程中用了很多攀岩技巧，在洞穴里不是光用爬的技巧，你需要蹲、顶、跳、拱，对身体柔韧度的要求很高，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经络，都会用不同的角度撑开，才可以过得去。

这得益于多年来盈颖对女儿的户外训练。“女儿心理素质非常好，她不单单和我玩一些极限运动，差不多4岁不到的样子，就和我一起只身穿越戈壁滩。通过相互支撑、依赖的孤独之旅，锻炼了非常好的心理素质。”盈颖喜欢这种让女儿边走边长大的方式。■



危险背后的坚定

如果是雨季，探洞会比较危险。外边大雨，山体的雨水就会渗入洞里，甚至淹没洞穴。这就需要更精准地估算探洞的时间。

进苗厅之前，有一个很漂亮的水域，正是苗厅的入口。这片水域约200多米，探洞小分队使用了充气皮划艇进入，水深20米。盈颖有些心慌，团队只有她不会游泳。进入洞穴的时间和安排，全凭探洞经验。

因为洞穴里太暗了，你根本无法预测到自己处于何种环境之下。只能看到头灯前方的一小块位置。当被问及害怕吗？盈颖坚决地说，不怕，因为有团队。



那种信任，不会因为你是成年人或孩子，你的能力强或弱，也不会因为你是陌生人而不信任你。那种状态下，所有人都藏不下私心。

这样的冒险不仅让盈颖克服了恐惧感，女儿“小的笃”也变化很大。盈颖说：“我们以前经常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也很有团队精神，但是这一次是更深一层的团队精神。”

盈颖记得，这次行程里有一天正处于一个洞穴的中层，自己遇到一块特别高的石头，一人多高，两块石头之间的距离接近两米，你要跨过去，除非个人能力非常强。

盈颖觉得单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跨越过去的。那一刻，特别心慌。石头中间是一个非常深的沟，完全看不到底。当时，她没想到自己最好的结果，是跨过去但崴了脚，但是崴了脚就会给整个团队造成负担，有人需要背你出来。

正在她纠结不已的时候，团队里有两个老外队员回过身开始帮助她。他们想办法绕道而行，绕到石头下方相对能落脚的位置，其中一个人把两只脚撑在石头边上，另外一个人抱住他的手，借助同伴的力量，最后将盈颖抱过了石头。她脱口而出说了“谢谢”，但是这两个字在当下的分量却很重。

“你会觉得，在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凭借各自的能力在翻越石头，但是当你遇到问题时，同伴们无私的帮助，让你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你会觉得在这个团队里，你不会被任何一个人抛弃。你在洞穴里不会感到害怕。”

初次相遇的信任

从洞穴出来时，皮划艇有好几艘，大家分批出来。摄影师JFF和李明松，永远是留守最后，看到团队所有成员安全达到之后，他们才会出来。“大家看似被安排了不同的角色，但是整个团队是有规划的。去最高点的永远是胖胖的eric，他自告奋勇把难度系数最高的位置留给自己，因为他的探洞经验非常丰富。”

有时，人手派不过来，eric只能一个人身赴险境，他在最高点处，一待六七个小时，很孤独。“当你在一个几百立方的大洞穴里，大家都不出声，不开头灯，寂静得一塌糊涂，如果不知道同伴在，你会恐慌。”为了不浪费光源，头灯时常要关闭。在洞穴里，久久的黑暗之中，当盈颖看到在洞穴顶上eric那一方的光束亮起，一种信念就被点燃了。

“这要一个内心多强大的人，才可以在黑暗密闭的空间里，孤独地守候数小时。”每次eric亮灯了，盈颖就会觉得很欣慰，知道在遥远的地方，自己的同伴是安好的。“虽然整个团队，是第一次组建，很多人彼此都不熟悉，但是你会觉得大家彼此的信任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即便所有人，通过这次探洞，第一次相遇，也能保持这种绝对的信任。不会因为你没有攀岩和探洞经验“歧视”你。有一天，盈颖的女儿和一位有经验的队员一起搭档。通过第一天的活动，JFF觉得“小的笃”很可靠，第二天就给她安排了更重要的工作，和另外一个队员单独搭档寻找一处灯光点。“那种信任，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或是孩子，你的能力强

大或者弱小，也不会因为你是陌生人，而不信任你。他先用自己无私的信任来感染你，此刻你就会无私地把自己也捐献出来。那种状态下，所有人都藏不下私心。”

盈颖也在洞穴里祈祷每一个人的平安，她说大自然有时候不得不让你产生敬畏之心。苗厅里有一块30米高的钟乳石，从不同角度看上去都很像孔子，她把这块石头奉为“山神”。她不想宣扬神话论，“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神圣，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去挪动任何一样东西。”

“小的笃”带了折纸进去，无聊的时候可以折小星星。当几个人待在一起时，大家只开一顶头灯，借着微弱的光，“小的笃”叫上了JFF的14岁女儿一起学折小星星，两个孩子一下子充满了无限的童真。折完了以后，包括所有成年人，大家一起对着“山神”许愿。盈颖感觉很温暖，“虽然举动有些傻傻的，但内心深处充满了纯净美好，你会觉得这才是人人和彼此认知的全部。”■